



文 周曙明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我家在大治河北岸。我天天面对着盈盈河水，日日眼看着河面的粼粼波光，时时聆听着船只传来的声声汽笛……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，也迎来了我们的母亲河——大治河开挖四十周年纪念。

1968年，我中学毕业的时候，正逢“上山下乡”。居民户同学有的插队，有的务工，有的去当兵。我们农业户的同学，回“广阔天地”里去“大有作为”。

当时，我们做一天农活，一等工作一天得11个工分，年底“分红”好的年份，值1元1角。我是老大，下有3个弟弟妹妹，父亲身体又不好，一家的分红抵了全年的生活预支账，年年不是平头户，就是透支户。

我家只有两间低矮的老绞圈东厢房。一间堆柴草、农具、杂物，一间半房半灶。一家人挤在半间房里，拥挤不堪。夏天最难过，天天夜里吃好夜饭就撮只凳子、躺椅，在庭心里乘凉，任蚊虫叮咬，半夜过后才回屋睡觉。

不知不觉，我已种了10年田，年龄也到了“谈婚论嫁”的阶段了，可还是“枯庙前头的旗杆——独一根”。我身高1.75米，身材匀称，在宅上也算是个“帅哥”。可是，我住房拮据，想找对象，那是“捏鼻头做梦”。热心人介绍过几个姑娘，都因“房子”而看一个回断一个，大家都为我干着急。

1977年冬天，上海市政府的实事工程“大治河”启动开挖。全县30多万人马来到我家乡，动用大拖拉机334台，手扶拖拉机1358台，以及4048辆手推翻斗车，绳索牵引

运泥船362条。到1978年底，鲁汇地区的8.6公里河段完成800余个土方。一条令中外震惊、河面宽达102米、全长39.543公里(在南汇境内长30.94公里)的“大治河”，胜利竣工了。

大治河占用了大量的鲁汇农田，市、县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失地农民的就业：部分青年招工去了崇明国营农场、北桥农场，还由农科所牵头，引进梨、柑橘、草莓、樱桃等水果以及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。我家承包地培育成了果园。果树尚小时，在地面上种草莓，部分地块里散养三百多只草鸡木鸭……我家的收入逐年递增。1980—1982年，我家造起了一幢楼房，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。新房刚刚竣工，大媒东宅浪大嬢嬢就来为我做红娘。

丈人家就在湾周里。小我5

岁的周妹妹是企业职工，这在当时是“扛香炉配摸蜡台”，最为时行的“绝配”。侬娘子身高一米六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蔑条身，只不过皮肤黑一点，也算是‘黑里俏’。人家讲‘黑末有用，白末白送’。侬娘子养仔小囡，身体照旧健健康康的。

我29岁上当了新郎官，一年不到升级做“爷”，大家都为我高兴。我深深地感谢大治河，是大治河改变了我的窘境。如今，年过七旬的我，拿着养老金，含饴弄孙，其乐融融。

转眼40年过去了。我站在飞架在大治河的现代化大桥上，看两岸是一派欣欣向荣，放眼向河道东眺，天蓝岸青，河水汤汤，视野不觉虚化——40年前千军万马开挖大治河的情景，又浮现在眼前。大治河成就了我的家，我爱大治河。

文 周菊珍（古美路街道侨眷）

阳 春 三 月，大地回春，又到了一年一度吃螺蛳的时节。

我家先生是上海郊区人，从小就喜欢吃炒螺蛳。每年清明节前，总要让我给他烧“炒螺蛳”这款菜，吃上一二次，过过瘾头。他每次吃我烧的炒螺蛳这款菜，总说烧得好吃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今冒昧写一写我烧“炒螺蛳”这款菜的心得体会，和喜欢吃炒螺蛳和烧过“炒螺蛳”这款菜的朋友探讨探讨。

我烧『炒螺蛳』这款菜

烧好“炒螺蛳”这款菜，选螺蛳很重要。要尽量选青壳螺蛳，这是一种圆锥形的青壳螺蛳，肉嫩，螺蛳壳不是很硬，尾部好夹。那种尾部有灰白颜色的长圆形体型的是一种石螺，肉老，尾部很硬，特别难夹。还有螺蛳尽量要新鲜，买的时候要看清楚，养在水中大多数是张开的。买时，可以多比较几个摊位。买回来先清洗一下，去掉泥沙、杂质，再放水养，滴一两滴清油。最好养两三天，随时换水。我们喜欢买了来自己夹，不买那种夹好的。夹螺蛳时还可以随手挑选。一定不要有死螺蛳。否则喂上一口，就倒胃口了。

炒螺蛳一次量不要多，最好是一次吃完，当场炒好的热的螺蛳好喂，吃口也好。炒螺蛳冷了不好吃，也常常喂不出肉。烧前先准备好五六片生姜和一小把切细的小葱。倒上二两左右的食油，开旺火，油烧至七成热左右，先将葱姜放油中爆一下，再把洗净、夹好后控干的螺蛳倒下去，同时倒上二调羹多的黄酒，一调羹多点的六月鲜酱油和少量老抽，不停翻炒约二三分钟，中间加少量水。炒至螺蛳上的盖壳脱掉，这时可取一粒螺蛳喂一下，是否可喂出肉，如可喂出肉，再加少量糖、盐和醋，可开小火，加盖略烧，即可盛碗。炒螺蛳千万不可烧过头，否则会老，吃口不好。

炒螺蛳一定要有汤，螺蛳汤十分鲜美。一粒螺蛳一口汤。当然，汤不能太淡。“炒螺蛳”这款菜是重口味，味淡了，绝对不好吃。

吃“炒螺蛳”时手一定要洗干净，喂螺蛳自然要用手去拿的。还要准备几张餐巾纸，随时擦手，擦嘴巴，同时准备好竹牙签，有喂不出来的，可以挑。

吃炒螺蛳时，一次不能吃太多，螺蛳是凉性的，吃多了不容易消化，胃会不舒服。当然各人情况不一样，自己掌握。

文 陈日旭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映山红，学名杜鹃花，别名锦绣杜鹃，无论哪个名字，都美得不能再美。

我之所以钟情它，有这么几段因缘。

初识映山红，是在上世纪的1978年春来去福建参加全国棋赛的旅途上。列车一路呼啸南下，一觉醒来已至赣闽边界的武夷山脉，车厢洗漱处人头攒动，我索性坐到车窗边揉着惺忪的睡眼观看山景。山峦间，雾气氤氲，薄云缭绕，景物隐约朦胧。忽而云雾消散，阳光熹微下，眼前出现一片绯红，仿佛一匹偌大的绛罗绸缎铺展开去，无际无涯，这锦绣景观让人血脉贲张。记得其时的车窗可向上推移一截，我定睛细看，正是那一簇簇火红的灌木花儿映得满山红。火车沿着山势艰难爬坡，车头偶尔还发出“呼嗤、呼嗤”的喘息声，车速缓慢。此时，我看得分明，那叶瓣上还沾着露水的花朵似乎触手可及。我虽看得出奇，却不知花名。一位江西老倭告诉我，此乃杜鹃花，俗称映山红。

说起映山红，这位热心人话语不断，“每到四月下旬，杜鹃花便满山开遍，放肆得很。你看，土坡上、石缝里、水溪畔，它都可以安身，生长。”“嗯，是的。”我眼望远方，点头应诺着。列车正沿一条溪流行进，他又介绍这水溪是福建境内的“富屯溪”。湍急、清澈的水流中有一头水牛伫立，牛背上还栖息着一只八哥，青翠的山，清绿的水，灰褐的牛，乌黑的鸟，八闽大地的景色美得像一幅国画。“这山花到时就开，不管你来与不来，是否欣赏，它都独自绽放、盛开，野性十足……”热心的江西老倭又说。籍贯江西的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曰：“何须名苑看春风，一路山花不负依。日日锦江呈锦样，清溪倒照映山红。”堪为此时心情之写照。

记不清多少年后的一个春夏，我在花卉市场与杜鹃花邂逅，当然是盆栽的。人工侍养久了，尽管枝叶扶疏，郁郁葱葱，有的枝干还曲若虬龙，苍劲古雅，但显已失却了



山野之风。怀念在南下列车上识得杜鹃的情感，挑了一盆风姿绰约的回家养着。花色鲜，花期长，是它的特点。然而，江南梅雨一过，酷暑接踵而至，盆栽杜鹃没有了适合的气温和湿度，先是花苞萎谢，后是叶子枯焦，我虽将它移至通风庇荫之处，又不断朝枝叶喷水，仍然无济于事，慢慢地，只见它一天不如一天，最后凄然老去。我捧着它的残骸顿悟，野性，是天生在野外的性情，可移栽至宅院居室，它亦有矫情呵。

到过云南昆明一带旅游，七彩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，食花文化由来已久，鲜花入馔，权当蔬菜，习以为常。入乡随俗，吃吧，其中少

一路走来，感谢有你相伴！

征稿启事

凝心聚力促和谐,同心共筑中国梦

欢迎大家踊跃投稿:统战时评、学习感悟、人物新风、典故新知、诗词漫画、摄影作品……
要求:聚焦统战、文风清新、励志走心,字数最好在2000字以下,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。

来信请寄: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楼 《闵行统战》报收 邮箱:18121119559@163.com

